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

应奇 著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

应奇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 / 应奇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308-16549-5

I. ①理… II. ①应…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1850号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

应奇 著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兴文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6千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549-5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罗序

在我的学界朋友中，应奇看上去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位。他那有点另类的言谈举止，以及样貌，正符合公众思维中的哲学家形象。

我们相识起码有二十年时间了吧，然而，作为一名近代意义上的学院派哲学家，他自然不可能和我在任何“体制”性的活动中相遇。尽管是同一个学科点毕业的博士，也供职于同一所大学，我俩却很少有工作上的交集。在我的记忆中，学校召集的各种大会，他是一次也不曾参加过的。不期而遇是我和他交往的标配，或是在临时通知凑到一块的酒桌上，或是深夜回家，我赶路他散步，碰巧遇见了，有时不约而同出现在书店里。当然，在正经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常常相聚，比如博士生开题答辩或者专题性的讲座、沙龙中。十多年前，浙江大学建立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经常延揽名师演讲，互动环节，常常会在济济一堂的听众中冒出相当专业且有所节制的提问和评论，那多半就是应奇干的。

和他单独在一起最长的一次交谈，是深夜在黑漆漆的校园里，沿着启真湖边走边聊了个把小时，内容大概是彼此切磋砥砺吧，相当正能量的。这家伙一直用着一台老式手机，自然也不上微信，一时兴起，偶尔会给我发一条短信，多是校园漫步之中，触景而作，寄情咏怀之

类的，有时的短信内容透着一种夏多勃里昂式的“颓废的浪漫”的文学气质，于我心有戚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啥时候再冒出来，谁也预料不到。

有一个学期，我们俩的本科课堂教室都在紫金港校区西区，彼此挨着，我和他上下课的时间有些错开，去开水间的途中可以透过教室大门中间的狭长玻璃瞄一眼里面的应老师。有一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溜进了他上课的教室，藏在同学后面，偷听了一会。他在讲课中常常发生超出听众心理预期的长时间停顿，估计会让学生感到某种焦虑，而突如其来的爆炸式的大笑，则更加令学生莫名其妙。多年前，我曾经模仿世说新语的笔调写了数十则校园学人的逸闻趣事，其中有一位，没有点名是谁，但细心的人应该看出来，我写的就是他。

笔耕不辍，常常是对学者的褒扬之词，而对于应奇，这样说就有些俗了。我以为，用“学而不厌”、“苦思不殆”来形容他，来得更准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暮鼓晨钟、青灯黄卷的冬烘。相反，他不仅大有知性上换位思考和长袖善舞的“政治”潜质，而且执行力也十分出色。他今年张罗“社会科学方法论”研讨会以及第七届“启蒙运动研讨会”，牛刀小试，相当靠谱，得到了同行发自内心的赞许。只是和大多数哲学前辈一样，他未把自己的潜能全部付诸实践，不知是由于行动空间被思辨挤占得所剩无几，还是已经不觉得行动有何种乐趣，总之，他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纯粹的”哲学家的生活。

他是朋友中少见的极有才情的人，不仅有才、有情，而且具有哲学家本来就该有的、极高的幽默禀赋。与他交往不多、相知不深的人，仅从他的日常生活和专业学术工作中，恐怕不太容易发觉这一点。

这种才情和禀赋似乎都凝聚在偶尔发到几位知友邮箱的那些非主流

不正统的“应式”随笔之中了。我觉得，对应奇的了解和理解，放大了
一点说，对某类知识人的心灵和存在状态的了解和理解，若不看这些文
章，是不可能做到的。

应奇的文章，好比陈年已久的加饭，有初喝者未必适应的口感，更
有其未必品得出的滋味。

他的随笔，无论品书论人，皆情至意达。字里行间，玄机密布，仰
观俯察，乾坤隐约。乍看行文繁复，其实意蕴精到，叙事自创一体，意
趣自备一格。这样的文字，若无哲学的心、文学的眼、史学的识，以及
“八卦”的意，是断难写出的。读书不多、观察不细、反思不深的人自
然也难识其中的奥妙。至于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读书人的狷介、自足和期
许，也许，更只有少数志趣暗合的同道，才能意会得到。

这样的文字若只是在小圈子里消遣，实在可惜，幸有启真馆结集刊
布，广为分享，得免遗珠之憾，实在令人欣慰。

夜沉更深，日尘涤净，品读这样文字，会心一笑，掩卷三思，亦人
生快事耳。

罗卫东

2016年12月12日

韩序

二〇一六年岁末一天，收到来自舟山的电函，应奇命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第三个随笔集写一个“简序”，并申明这是先前说好的。我一面回函表示颇感惶恐，为朋友的书写序似不合适，况且去年底在一篇书评里，我还建议应奇搁笔小歇一阵。一面我又费力回忆，何时与应奇做了这样一个约定。

最近的见面是在十一月上旬，其时，国清教授等友人邀我到浙大和浙江财大做两个学术讲座。正是深秋季节，比起霾都的肃杀和迷茫，江南还有别样的爽朗和明净。念及此，就不免思乡与思友，于是，行成于演讲，而志在于故人与山水。便约军英、应奇和国清做桐江游。应奇正在舟山的一个岛上养伤，右臂骨折不良于用，便以左手发短信表示，即使独臂支撑，也要从舟山赶来，与我们同游富春江。

六日我们从杭州驱车南下。一路上，应奇说了许多事，无非北上亦有无奈，浙大不免烟云。这是我第一次上子陵钓台，这个自小就知道了的名胜，先前竟然没有起兴来访过。《与子陵书》是我最喜欢的一叶书信，气魄宏大、霸气逼人又曲尽朋友之谊，而《钓台的春昼》隔一段时间就会想起来阅读一番，唯没有踏足这片山水。心中或有一种

担忧，这些文字造就的意境会随亲见而消散。

搭乘晚秋最后一天傍晚的末班轮船，我们一行到了钓台的码头，未访祠堂，穿牌坊径直上东台。设施比想象的好，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还是减了几分，眺望之中，偶有颜色和式样恶俗的建筑乱入眼帘。不过，秋冬之际山浮微岚，从钓台俯视，江水静流，从群山来向群山去，顿时兴致昂然。哲罕取出国清备好的茅台，在这严光先生枯坐过的高崖之上，为军英庆祝五十六岁的寿辰。军英是江南词坛名家，酒激词兴，说如此好友，对此胜景，恰逢生日，今晚一定要填一阕。林风晚霞，嬉笑谐语，自如流出。应奇架着一截负伤的右手，左手很有力地喝着茅台，他本性自在，亦是明证。

大概就在诗酒山水笑谈之中，应奇说了出版第三部文集的事情，并要我写序，我随口即答应了。或许觉得这个集子不会那么快出版，从杭州回到北京，我就把此事忘在了脑后。但眼下，序还得写，既然答应，即便一度劝他歇笔，仍旧没有收回诺言的理由。

应奇这三集的文字都属于同一类型，他先前称之为段子，现在则命名为散文。这类文字究竟用一个什么样的名词来指称，在学术眼光之下，确实也是一个难题。现成的名词有笔记、札记、漫笔、小品、杂文、随笔和散文等，不一而足。散文原本用来指一切韵文和骈文之外的文字，但在今天，它过于文学化，用来指应奇的文字似乎也不太合适，不过，应奇目下喜欢这个说法。我则姑且称之为随笔。

回想迄今所读过的文章和书籍，随笔一类占了一个大数。譬如到今天的年纪，我一般不会再去读小说，但这类杂集则总要放两、三册在案头，随时翻阅。最早读到的此类文字是鲁迅的作品。在那个天下书籍差不多禁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代，这种随兴的文字也只有鲁迅的

才可以公开发行和阅读。只是到了文禁小开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见识到这样的文字和集子原来浩如烟海。大约自八十年代中期起，我断断续续地搜集过一阵子笔记杂文集子。在我的阅读中，从《世说新语》、《梦溪笔谈》、《武林旧事》、《松窗梦语》，一直到《管锥编》，读来皆是津津有味。

要说在所有这些随笔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哪些，却也有些犯难，因为这类文章杂得各有千秋。比如但就文字论，在现代，郁达夫的散文最令人喜欢，简洁干净，状景摹情又是那样的中肯。但就雍容典雅，品评人物而又不不动声色言，自然首推《世说》。就学问知识说，现代的应该没有什么作品能出《管锥编》之右。

应奇的散文既品评人物，亦讲求学术，因此它的品格当在《世说》和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之间。

刘义庆摘抄引述各种旧闻，汇为一集；那个时代风尚清谈，人物“讲究言谈容止，品评标榜”，却为唐诗宋词预备了用之仿佛不竭的典故。因为风俗和趣味的改变，《世说》后来渐渐有了讽刺的意味，但其中许多故事放在今天，依然令人向往，如王子猷雪夜放舟往访戴安道的事迹。应奇游水的经历是自述，游野泳乃其本性的展现，与王子猷的性情也有三分相似。

应奇早期段子也有《世说》一般的品评风尚。不过，他说及的是同代的人，且多是熟人故旧，事在臧否，人涉月旦，在今天看来，似乎委婉，不过，比之于《世说》，或许还要直白一点，因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更讲究容止，即以事说人，所谓春秋笔法，也是可行的。今天的知识人趋于平民化，话说得太过委婉曲折，不易领悟，更何况现在每天过眼的文字资料不计其数，而世务又那么多，没有多少人会有时

间和耐心来反复回味。而如几百年人们一再咀嚼《世说》的事情，终要渐渐消失。

从内容上来说，应奇的文字与曹聚仁的学术思想史随笔有相近之处。一本《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我随意地读了好几年。此书虽然随手写来，却以中国古典学术精华为底气，只要读懂，那么就会明白，现在不少复古派新儒家原是绣花枕头。应奇那些由购书讲到观念和学术、再进而论及人的篇章，也颇有学术观念史的风采。不过，曹聚仁的集子是精选，纯在学术思想史，而应奇的集子则要兼容并包，人物交往史与夫心路历程一概纳入。曹聚仁在说学术之事与理，虽然下笔随意，条理却相当清楚。应奇先前的段子多半在追思自己的书事，由此而至思想的关联和人物的交往，落笔看似随意，却是精心计算过的，所以不免有幽微曲折的难解之处。但他讲思想和学术的明白处，与曹文恰成对应，就如诸暨与浦江相邻一般。

我之有兴味读这些随笔杂文，除了知识以外，还因为作者大都随性而叙，道德楷模人生导师的外衣一概不需披上，架子也不必搭足，立地说开去，讲到哪里是那里。我喜欢郁达夫的散文，除了文字的明净，总也有这一层缘由。然而，即便民国随笔离我们很近，毕竟不是我们切实接触过的人。

应奇的文字不同，除了他那些译事所涉及的思想史及相关作者，他文字中多数的人物是当代的人，或是学界前辈，或是朋友和熟人，或谋过几面，读过其三、两篇文章，或至少也听人说起过他们的行事。应奇起先将自己的这类随笔标为段子，他的桥段除了那些太过幽远的曲笔，说的也是我们周围环境中的事件。常人对之或一笑而过，或木知木觉，而应奇敏感，以其独到的眼光将其捻出，让人们看到其中的奥妙。

应段子的早期作品很有一些文气，以书事、学术史和人物小志来突现自己的怀抱，也有时兴的风味。现在他自诩有了中年情怀，文字竟也渐渐透明起来，而让人物和事件自主行动。不仅如此，因我劝他暂时歇笔，他在起劲写了如此许多篇什之后，却命我写个序。我终于顿悟，在他那时常突兀而起的狂放的笑声之后，隐藏着的不止是狡黠，还有不浅的智慧。

我最早是读应奇的书而知道应奇其人。不过，读他的《后自由主义》一书，以为他是一个文雅得而至于后现代的人。第一次见他，是十几年前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他受汪丁丁之托来请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但初谈之下，应奇就以其特有的强力拍击让我觉得他其实相当现代。应奇自称一见如故，而我以为至少两三见之后才是如此。我认为朋友是老的好，就如现在的应奇，一见如故的事情好像比较少见。后来觉得应奇颇有个性，文字往来就多，不知他是否也觉得这就是同气相求？早先，他的轶闻多，所以他自己的段子先于他所写的段子流传于学界。二〇一一年春鉴于各种传说，我一时兴起写了四句赞颂他：“紫金港里人疾走，小雅堂前风自来。应是奇文天外雨，西施舞上楚王台。”我附了一小注说明：“应大侠说话为文，神出鬼没，小雅堂上皆是机锋；又常深夜奔走于浙大校区，神龙见尾不见首。”用应奇的话说，里面还颇有些掌故。如应奇出生于诸暨，为西施乡人。又如小雅堂是他为自己起的斋名，位于浙大紫金港高尚住宅区。

应奇对自己和自己的段子有相当高度的自觉，这一点令我相当佩服。他会将自己段子的微妙之处分析给我听，得意地问我：此处是否足够毒辣？毒辣在他看来是文章的一种大优点，而我却常常不能领会。不过，这种毒辣在这一集中不太看得到了，大概这也是应奇转向的一

个标志。

收到应奇发来的《理智并非干燥的光》文集的一天，忽然停电，所有活动一时仿佛进行不下去了。枯躺在卧榻上百无聊赖地遐想，现代生活都是依有电来安排其方式，而一旦无电，它们也就难以为继了。于是想到，应奇先前的段子也围绕他自己的藏书、阅读、交往和趣味而展开，没有这样一种知识，他的段子的许多妙处就难以为人领会，其所隐含的包袱也无法抖开。他现在的散文体现了一种转向，所叙的事所述的人，乃至观念和思想，自主独立了。当应奇把他的《布法罗那明灭的灯火》发给我时，我就回复他说，“此篇写人物已至妙境，余纪元的形象跃然而起，亦举重若轻而十分中肯地刻画出其至深的内心……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段子不朽，竭尽全力写出了最好的一篇。”

应奇还有一种本事，在一天之内写出一长篇段子，又或用一长篇段子写出一天的光景。而在这一天中，他上下古今，遨游八极，但都是书中楼阁，纸上春秋，字里玄黄。应奇用“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锦鳞”为其文作解，由此，段子也就成了典故，而非掌故，散文也有了诗意，而非单单记事。它的毒辣之处，就在于让他人断了与其辩论的念头。我对应奇说过，游水记是本性，姑苏游是雅兴，他以为很贴切。但在读了他用文言写的跋之后，我体会，在本性和雅兴之外，中年情怀之余，应奇尚有李凭中国弹箜篌的浪漫。这样老辣的文言由应奇写了出来，于浙大的文史传统实在是踵其事而增其华。

韩水法

2016年12月29日写成于北京褐石园听风阁

自序

在《古典·革命·风月》和《生活并不在别处》相继由启真馆出版之后，我一度以为自己至少暂时不会再有这种“闲散”文字的集子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间隔内“重做冯妇”，我似乎有必要在此对这些文字的由来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三月间，应京城一家“官办”小报之约，我在该报哲学版开设学人专栏，为这个专栏提供的稿件构成了这个集子后半部分文字的主体。当初斗胆接下这项邀约的心情和思虑大概已经大致表达在我为这个自谓的“哲学摭谈”所写的说明中：“在《黑暗时代的人们》关于本雅明一文中，阿伦特曾经区分了对待传统和过去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论试图恢复术语的原始意义和现象的条件不同，由本雅明倡导的碎片化的方法论则像一个收藏者或潜水采珠员一样对待过去：‘他不是去开掘海底，把它带进光明，而是尽力摘取奇珍异宝，尽力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然后把它们带到水面之上……带到富有生气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它们将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些富丽而奇异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型现象而存在’。正是本着这种‘潜水采珠员’的精神、方法和趣味，我

写下了以下这些小篇什，一方面算是为过去三十年之‘学思历程’留下某些踪迹，另方面也为‘思远道’之将来探索留下若干路标。”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辑中的有些篇什本来是为上述专栏准备的，但最终却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发表在该专栏中，而有个别即兴文字，最初并不是为这个专栏而作，后来却被编辑朋友“相中”用在栏目中。为了“尊重”它们在发生学上的同时性和同源性，我把这些多少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文字都放在主题为哲学——这毕竟要算是我的专业甚至职业——的同一系列中，只做了两个微调：一是题为《正名说与孔老先后论》的一文现被归并到前文《自然与公正》之后，因为当时的“割裂”也只是专栏文字篇幅的限制所造成的；二是《哈贝马斯与中西体用之争》一文也被“剥夺”了在这里单独亮相的资格，因为其主要内容已经揽入后来一篇相关论题的长文中。

也是在去年暑期，我和一位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到我的母校吉林大学哲学系参加一个政治哲学会议，并在会后结伴同游自己在北国春城四年竟然未曾到过的松花江畔的吉林市。回到曾在那里流浪青春的长春南湖边和校园“鸣放宫”周围高高的白桦林，我的“心灵”记忆开始复苏了；在石头口门水库和松花湖里“纵浪大化”，我的“身体”记忆也终于活跃起来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了平复内心所受到的触动，我在返杭后连续写了两篇文字，其中一篇回忆了在母校母系学习哲学的经历，另一篇记述了我的比哲学学习史远为悠久的游泳史。那个暑假中，我还平生第一次有姑苏之游，并又“路径依赖”地写下了一篇访书记。在这三篇文字的刺激下，我写作此类“散”文的兴致和情绪似乎又高昂了起来，从去年八九月一直到当下，零零碎碎地、絮絮叨叨地不断有所斩获，其“成果”大致已经囊括在本集第一辑当中了。有了这次

的“教训”，我不敢再像某（些）“大师”那样或随意或隆重地宣布从此封笔，而之所以有眼下的结集之举，大概也只是想有些“仪式感”地在新年来临之前怀着半忏悔半期盼的心情告别旧年——告别了本命年，按时序也该是新一代“轮回”的开始了吧。

2015年12月25日深夜——其实已是26日凌晨了，在几已把首都变成“废都”的重霾中，在一场不期而至的会把北京变成北平的冬雪来临之前，在北大附近、颐和园路东口的帝都达园宾馆，一位跟随我多年的学生在得知他的老师有可能第三次出集子后“惊悚”地嚷嚷了起来：“老师您省省吧，这活计可得悠着点儿啊，要不然别人会以为老师您是只能干这个和专职干这个的了。”呵呵，我的学生其实说得并没有错，“有幸”在时空漂流中遇到我的这些“散淡”文字的读者应该能够看出，我之“涂鸦”这些文字，主要是为了自我“遣兴”，它们之于人群的“裨益”原确是我所不敢希冀的。是浙大启真馆和王志毅先生的支持使得它们能够有纸质流通的机会，思之再四，除了感谢，我只有一个自信可以回报这份厚爱，那就是，和过去那些文字一样，余杭韩公水法教授曾经在某处“称道”的这些“其来无由、其去无向”的文字却也同样是秉着前述“潜水采珠员”的“精神、方法和趣味”而写下的，虽然在这途中，我也常常免不了探骊而未得珠，“入宝山而空回”，原因无他，一者我“亦不能忘情也”，二者我也“总是生活在表层上”。

应奇

2015年12月23日平安前夜初草

2016年1月20日订定于千岛新城客居

目录

罗序	1
韩序	4
自序	10

辑 一

太老师	3
永祥先生	9
来了个和我谈张宗子的学生	15
德沃“夏”克	20
高研院的落日	25
“北京一下雪就成了北平” ——和法老同游老燕京学堂	32
六上长城 ——一阕无关乎长城的青春挽歌	41
平装董桥	50

为梁文道荐书	60
重访“豆瓣”	65
后中年的心情	
——重到台湾纪行	71
从徐复观到史华慈	
——在杭州淘旧书	84
“来时不似人间世”	
——台北书展印象	92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	
——读《罗素传》	101
中西实践学视域融合下的规则论	
——读《论规则》	110
读书何妨为己	
——王志毅的《为己之读》	116
不古不今之学与人	
——序《走出非政治的文化》	121
继续我的文字生涯	126
昨日遗书	133
“放任自流的时光”	
——姑苏访书一日半	140
“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锦麟”	
——暑假游水流水记	156